

THE CASE BOOK OF ARSENE LUPIN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侦探小说最具魔力的标签，推理世界最顶尖的超级神探
淋漓尽致的推理情节、高潮迭起的剧情起伏
构建百年来最经典最永恒不朽的探案传奇

亚森·罗苹的裁决

◎ 莫里斯·勒布朗/著 ◎ 杨波/译

畅销经典
最新全译本
探案权威

安徽美创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正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亚森·罗苹的裁决

莫里斯·勒布朗/著

杨波/译

安徽美利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亚森·罗苹的裁决/ (法) 勒布朗 (Leblanc, M.) 著; 杨波译. —
合肥: 安徽美术出版社, 2013. 04

(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)

ISBN 978-7-5398-4226-4

I. ①亚… II. ①勒… ②杨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法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8721 号

亚森·罗苹探案大全集

亚森·罗苹的裁决

Yasen Luoping de Caijue

著者: 莫里斯·勒布朗 译者: 杨波

出版人: 武忠平

责任印制: 徐海燕

责任编辑: 张李松

封面设计: 袁野

选题策划: 芦军

责任校对: 司开江 陈芳芳

版式设计: 北京东方视点数据技术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安徽美术出版社 (<http://www.ahmscbs.com>)

地址: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
广场 14 层 邮编: 230071

营销部: 0551-63533604 (省内)

0551-63533607 (省外)

印制: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16 印张: 10

版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98-4226-4

定价: 1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社法律顾问: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莫里斯·勒布朗（1864~1941），法国著名小说家，1864年11月11日出生于法国里昂，一生著有20部长篇小说和50篇以上的短篇小说。就像柯南·道尔造就夏洛克·福尔摩斯一样，勒布朗也塑造了法国最传奇的侦探，同时也是史上最负盛名的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。

1905年，在朋友的邀稿下，勒布朗写下了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，发表后取得了空前成功，这使他声名大噪。也正是由于这部小说的成功，奠定了勒布朗不朽的文学地位，也使得绅士怪盗——亚森·罗苹成为正义的化身，经久不衰。

1941年，莫里斯·勒布朗卒于佩皮尼昂，享年77岁。其主要作品有《亚森·罗苹被捕》《碧眼姑娘》《空心岩柱》《虎牙》《神秘住宅》《三十口棺材岛》《水晶瓶塞》等，迄今，他的许多作品销量仍高达几百万册，其中的重头作品《空心岩柱》更是销量过亿，许多故事被搬上银幕，受人追捧。



目 录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 1

一个蹊跷的夜晚..... 12

行为怪异的蒙代伊夫人..... 25

山雀别墅..... 38

调查行动..... 54

监狱生活..... 67

又一桩命案..... 80

伊莎贝尔与贝阿特里斯..... 94

寻找线索 118

目标浮现 130

熊熊烈火 141

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

房间里，亚森·罗苹站在穿衣镜前，正在化着妆，看上去像一个老练的演员一般。此刻，他正在挑选胡须，并且有些犹豫，不知道该用哪一个。

贝尔纳丹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看着他，已经有点失去耐心了，他说：“我早已经跟您说过，蒙代伊家里没有人，是他们的仆人约瑟夫亲自告诉我的。蒙代伊夫人每个星期二都会去看她的孩子。她的孩子寄养在奶妈那里。”

罗苹终于选好了一套胡须，他对着镜子做了一个鬼脸，问道：“在哪里呢？”

“在瓦尔蒙杜瓦。老板，这些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呀，您怎么还问呢？难道你怀疑我没有去调查吗？”

“哦，不是，亲爱的贝尔纳丹。这只是我的习惯而已，我想要确定一下，让自己记得更加牢固。用人，就是那个约瑟夫，他为什么不在那家工作了呢？”

“据说是蒙代伊家里总是吵架，蒙代伊和太太总是有矛盾。约瑟夫



和那位蒙代伊先生也很难说到一起去，所以，他不想在那里待了！”

“蒙代伊先生多大年龄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……不太清楚。”

罗苹严肃地对贝尔纳丹说：“你应该清楚，这个情况是必须要了解清楚的。”

“我觉得四十岁左右。他经常晚上出门，总是到卡普希纳街的一家俱乐部去，基本上没有在夜里一点之前回过的，特别是妻子不在家的时候。现在，约瑟夫刚走，新的仆人还没有过来，家里肯定不会有人的。”

罗苹依旧在装饰着自己的脸，化着妆。

贝尔纳丹继续说：“我保证，肯定不会有人的。”

罗苹来到他面前，说道：“知道吗？如果我再年轻十岁，我肯定会做更多有趣的事情。但是，现在不行了，我还必须要在这里特意伪装一下才可以。入室盗窃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。仿佛就是一个结局，一场戏剧一般。这样的游戏让我开心，我不允许自己演砸，明白吗？所以，我才会问你这么多的问题。我需要再问一次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？”

“拉罗什福高尔街的格扎维埃·蒙代伊家。”

“哦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想想，我们都掌握了他的一些什么资料。”

接着，罗苹就像背诵一样，说了起来：“格扎维埃·蒙代伊，兰斯地区的财主，有着大片的地产。一九一三年时，他将自己的地产变卖了，隐姓埋名生活，但是，最后还是让军队发现了。一九一五年四月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退役了。此后，他居住在巴黎，过着十分富有而奢侈的生活。这么说，蒙代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他必定发了不义之财！”

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

罗苹听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道：“是的，很对，我们针对的就是这些人，这些发不义之财的人。看来，你的调查很准确。哦，我们该行动了。”

说完，罗苹站在镜子前，又将自己的容貌修饰了一下。然后，站在那里仔细打量了一番后，他穿上风衣，戴上帽子，说道：“出发了，朋友！”

现在是三月份，天气依旧非常寒冷，冰雪的季节还没有过去。他们一出门，就感受到了寒冷的侵袭，嘴里呼出的气体也立刻变成了白雾。

罗苹和同伴走在大街上。罗苹依旧保持着他愉悦的态度，他对同伴说道：“你真是会选日子。记住，永远不要在大月亮底下行动。”

正走着，罗苹停了下来，抓着同伴的手说：“老实说，咱们这次的行动是不是太仓促了？是不是再等等更好呢？”

“这样也可以。但是，蒙代伊已经重新请了用人，下个星期那个用人就来了。如果他来了，我们估计就不能行动了！”

“哦，不要介意。我喜欢将事情考虑得周到一些。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就好像在考试一样，虽然前面准备得都不错，但是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。”

接下来，他们进入了肖瑟—昂坦街，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。罗苹问：“战前的时候，听我朋友塞巴斯蒂安说，你曾经在乡下住过。”

“是的，但是，我真希望我从来没有过那段经历。”贝尔纳丹的语气中带着一点点怨恨。

他们没有再说话，只是向前走着。一会儿后，特立尼达教堂的钟响了，十一点半了！

罗苹说：“十一点半了。我们的时间还是很充裕的。此刻我多么希望蒙代伊在家，正在准备上床入睡。”



突然，贝尔纳丹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拐角的那座房子就是，在右边有着一个朝着奥马尔街的小门，是专门让用人出入用的。正门在拉罗什福高尔街。”

罗苹看了一下房子，那是一座老式建筑，总共有两层，非常漂亮。一层的窗户都有金属护栏，窗户也都关得很严实。看了一会儿后，罗苹说道：“从用人进出的小门开始吧。”

接着，他们从容地走过去，站在了门前。罗苹问同伴要过了钥匙包，打开后，他拿出了一把万能钥匙。

贝尔纳丹指着钥匙包，说：“用那个带钩的小金属条。”

罗苹说：“哦，没有必要，这不过是座老房子，锁很容易就能打开。”

他用钥匙很快就将锁打开了，可是，门依旧推不开，里面应该还有一个插闩。

他对同伴说：“我们还是不要采取强硬手段了。去另外那个门看看吧，不要多说了。这项工作不复杂，只需要胆量。真是的，你这个贝尔纳丹！”

他们侦查了一下，确定周围没有人后，就来到房子的正大门。

大门上有两把锁，罗苹看了一下后，说道：“下面的锁很容易打开，贝尔纳丹，就交给你了。你可以使用小钩子。”

贝尔纳丹费了一会儿工夫后，锁终于松动了。他高兴地说：“老板，好了，打开了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但是，上面这一个恐怕并没有这么容易打开。你过去一点，给我一把钥匙，那个扁扁的。哦，它不行，换有两个齿的那个。哦，好的。”

就在此时，门一下子打开了。罗苹说：“哦，伙计，这个功劳应该属于你。”



“老板，别这么说。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“你往前走，我跟着你，我会告诉你，不过不是现在。”

他们一起打着手电筒进了屋子。贝尔纳丹走在前面，在给罗苹介绍着屋子的结构，他用手电筒在墙上照来照去，告诉了罗苹大厅、客厅、餐厅、书房的位置。

看过后，罗苹说：“我们先到客厅看一下。”

于是，他们一起来到了一间非常宽敞华丽的屋子。屋子里有扶手椅、玻璃橱柜、矮桌子以及上面插着鲜花的花瓶。

看到这一切，罗苹有些情不自禁了，他沉醉到这些东西中了。忽然，他又感到了悲伤。他想到了自己从前的冒险经历，他那样做就是为了享受生命，证明生命的意义。他对今天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期望，不过是为了让贝尔纳丹体验一下，让他体会这样的冒险。但是，这又让他不禁联想到了自己刚刚出道时的情形，那时的他总是很兴奋，因为他看到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其他人的隐私，那样的感觉真好。

虽然屋子很华丽，但是，因为有厚厚的窗帘遮挡，屋子里的光线并不好，反而给人一种悲伤和忧郁的感觉。

罗苹拿着手电照了一番，将光线定格在了一幅全身肖像画上面，上面画的是贝阿特里斯·蒙代伊，即蒙代伊夫人。她拿着一束百合花，脸的下半部分被花遮挡住了，露出一双特别蓝的眼睛，手上则戴着许多精致的首饰。

罗苹心里想道：“这个女人，虽然拥有很多财富，但是却不幸福。她的眼睛中充满了哀怨，她似乎在抱怨着什么……”就在此时，他的身后发出了一声“咣当”的声音。他扭头一看，原来是贝尔纳丹正在吃力地撬写字台的面板。

“住手。”罗苹小声说道，“那些东西并不值得我们关注，不要浪费时间了。”



“但是，老板，我找了半天都没有发现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些值钱东西啊！写字台是锁着的，所以，我觉得……”

罗苹在屋里找寻了一番，将一些画还有小东西收了起来。然后他说：“这个家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了，或许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引起我的注意。也就是说这个家已经走向衰败了！已经开始没钱了！”

“但是，首饰总该有吧？在哪里呢？”

“过来。”罗苹来到刚才那幅画像面前，拿起手电筒照着。看到画像中的人，贝尔纳丹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罗苹说：“不用怕。你看，她的眼睛，是不是看上去很忧郁、很痛苦？她或许不仅仅是因为婚姻不幸才这样的，更多的是因为窘迫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的首饰已经没有了，全部卖掉了。”

“但是，约瑟夫说……”

“哦，他是个蠢货，就不应该听他的到这里来。这次的行动根本不值得。好了，去别的地方看一看。”

他们又来到了书房，书房的窗帘没有拉上，在月光的照耀下，房间的家具看得很清楚。里面有王朝时代样式的写字台、图书柜、椅子等。罗苹扫了一眼，立刻说：“全都是仿制品，一文不值。”

他来到写字台边，坐在了旁边。他没有什么动作，只是望着桌子上的物品，无非是一些墨水瓶、信件、电话、烟灰缸什么的。

贝尔纳丹却没有闲着，他查看一番，又准备去拉写字台的一个抽屉。罗苹拍了一下他的手，说道：“管好自己的手，我们不是来抢劫的，只不过是征收一些费用而已。不要这样做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。不过，这次的结果让我很失望。”

罗苹感叹了一下，将左右的抽屉拉开了，只见里面有一沓钞票，罗苹看了一下，不过只有四张，总共四千法郎。数过后，罗苹又放了

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

回去，显然他是没有兴趣。

不过，贝尔纳丹却不甘心，有些抱怨了，为什么不拿着呢？

罗苹又将其他抽屉看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都是一些杂物或者小玩意儿而已。贝尔纳丹在另一边也同样翻着抽屉，他有些急躁。

罗苹对他说：“动作轻一点。停下吧，你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对吧？好了，我来。”

然后，他来到同伴这边，将同伴刚才搜查的抽屉抽了出来。

“看见了吗？难道你没有发现吗？你这个笨蛋啊！这个抽屉明显比其他抽屉要短很多。它为什么这么短呢？你难道没有想过吗？肯定是后面有东西藏着，你说，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暗格，一定是有暗格！”

“是的，那里面说不定会有宝物哇！”

罗苹将胳膊伸进去，他摸了一会儿后，从里面拿出另一个小箱子。小箱子里面放了几个首饰盒，他们将首饰盒一一拿出打开，发现里面都是空的，根本没有首饰的踪影。从下面的天鹅绒衬垫上可以看出曾经放过首饰的痕迹。

贝尔纳丹还不死心，他问：“老板，你确定里面没有其他东西了吗？”

“你可以自己看一下。”

接着，贝尔纳丹果然弯下身子，开始查看这个隐秘的暗格子。

“老板，里面好像有一张钞票。”

“钞票？拿出来。”

贝尔纳丹拿出了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，说：“它在最里面放着，很整齐。”

罗苹拿着钞票，看了看，又将手电筒对着它，仔细研究着。钞票



看上去并不新，上面有很多褶皱，显然是后来又被抚平的，也有可能是用熨斗烫平的，但是，痕迹依旧很清晰，一眼就能够看出来。

看着这张钞票，罗苹的大脑也没有闲着，开始迅速思考起来。这张钞票有什么秘密呢？为什么要将它藏在这里？难道它是一张假钞？

罗苹从自己的钱包里也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，将两张钞票放在一起，仔细研究了起来。两张钞票没有什么区别，颜色、图案、手感、水印都一样，只有编号是不一样的。看来，这张钞票并非假钞。但是，这张钞票肯定不是普通的钞票，要不然，它为什么会被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呢？蒙代伊都能将四千法郎放在抽屉里，连锁都不锁，他不可能这么重视一张五十元的钞票。这中间说不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看到老板停顿到了那里，贝尔纳丹催促说：“老板，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。”

“好，知道了。”罗苹回答说，“将钞票放回原来的地方吧！”

罗苹递给他一张钞票，但是，这张钞票已经被罗苹换掉，一个不动声色的小动作而已，贝尔纳丹根本没有发现。当贝尔纳丹放回钞票的时候，罗苹也小心翼翼地将那张钞票收了起来。

随后，他们又将书柜检查了一遍，那里面除了一些书籍之外，没有任何东西。然后，他们又决定到厨房和餐厅看一下。

贝尔纳丹问：“当您在下面查看的时候，我可以到二楼看一下吗？”

“不能，你不能离开我！”

“哦，老板，您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吗？”

“不，对你，我相信。但是，我信不过你那些小聪明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跟着我。”

他们来到大厅另一边的厨房。灯点亮之后，罗苹看了一下，厨房里面并没有什么，只是一些厨房用品。显然这里并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

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

但是，罗苹还是没有死心，他拿着手电筒将墙壁查看了一遍。当他看到固定在面包箱上的日历时，他走了过去，说道：“哦，今天是十三日，已经零点三十分了呢。”

然后，他将当天日历的那一页撕了下来，揉成一个纸团塞进了口袋里。

贝尔纳丹对老板的行为很不理解，他问道：“老板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”

“哦，贝尔纳丹，要我怎么说你呢？恐怕你连一个小孩子都比不上。”

突然，罗苹紧紧抓住了贝尔纳丹的肩膀，低声说：“嘘……听！”一阵响声传来，即使此时的贝尔纳丹有点害怕，但是他依旧听出来了，有人在说话。

声音好像是从大厅或书房发出的，声音很低，像是对人耳语的感觉，很快就又停止了。虽然很低，但是，相对于大声的喊叫，这样的声音似乎更让人胆战心惊。

罗苹说：“你这个蠢货！蒙代伊在家，他没有出门！”

罗苹将手电筒关掉，然后小心翼翼走出厨房，穿过大厅，来到了书房。他猜得果然没错。书房中，一个人趴在电话上面。

罗苹看见他后，立刻就冲了过去。那个人为了自保，不得不将电话听筒扔掉。两个人发生了打斗。罗苹学过柔道，但是，对方却像一头熊那样强壮，用双臂死死夹住他，使得罗苹动也动不了。

终于，他摆脱了对方的钳制，想要反过来抓住对方的喉咙。但是，对方似乎比他快了一步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脖子。罗苹身体失去了平衡，跌倒在地上。更加不幸的是，他的右腿被压住了。可能他的脚踝扭到了，一阵阵的疼痛传来，罗苹感到十分难受。虽然他的处境并不好，但是他还是尽量让自己沉着下来。



电话听筒在打斗的过程中被碰到地上，此刻，话筒里传来了微弱的声音：“喂……喂……请说话……”

罗苹使出了全身力气，努力着向一边翻滚，想要将压在身上的人挪开，同时，他也努力去抓对方的手腕，摆脱对方对自己的束缚。显然，对方感到疼痛，他松开了卡着罗苹下颌的手。

就在这时，罗苹的头上传来一声枪响，对方倒了下去。

“你开的枪？贝尔纳丹？你将他杀死了？你个笨蛋！”

在手电的照耀下，罗苹看见了对方双眼紧闭，右胸口有一片血迹。虽然贝尔纳丹帮助罗苹摆脱了困境，可是，他这是一个倒忙，反而会给大家带来麻烦。

罗苹看着贝尔纳丹，对他喊道：“哦，你这个蠢货啊！我怎么没有对你进行搜身呢？过来，扶着我，我扭到脚踝了！”

“老板，我……我实在是太害怕……才……”

“好了，不要说话了。你将他的衣服打开，我看一下伤口！”

贝尔纳丹小心地将蒙代伊的衣服翻开，胸口一片鲜血，连胸毛上面都沾满了。

“幸亏你对手枪不在行。”罗苹说，“他的伤势不是太严重。我们赶紧走吧，不然一会儿警察就过来了。”

“警察？怎么会有警察？”

“是的。他已经给警察打电话报警了。”

罗苹将电话筒捡起放回，继续说：“是我们将睡觉的他吵醒了。当我们去厨房的时候，他就下了楼，然后报了警。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报警的。好的，我们必须快一点，走了！”

罗苹和同伴一起走了出来。他没有将门关严，这样的话，警察到来的时候就不用费力开门了。他的脚还疼着，只能让贝尔纳丹搀扶着。他想要搭乘出租车，可是，马路上却连车的影子都看不见，于是，他



一张五十法郎的纸币

只好回自己的公寓了。

在路上，他开始教训起了贝尔纳丹：“我要对你说一些话。第一，你没有救我的命，这是你必须记住的，我的命谁也救不了。第二，你的情报根本不准确，甚至说都是假的。他的家里根本没有值钱东西，他也没有出门。第三，你为什么带着枪去？谁准许你带的？”

贝尔纳丹解释说：“在战争的时候……”

“打住！不要提战争了，那已经都是过去时了，已经过去四个月了，明白吗？不是每个人都得依靠武器才能活下去。如果人人那样，世界会成什么呢？哦，天哪，塞巴斯蒂安怎么能够将你推荐给我。”

罗苹听了下来，依靠在墙上休息，顺便揉了揉受伤的脚踝。他嘴里还在说着：“哦，归来的远征者，知道吗？这都是你引起的灾难。”

贝尔纳丹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说：“老板，我背着你走吧！”

罗苹停了后，就笑了，他说：“哦，你是个好人，贝尔纳丹，就拿这点来说确实是的。”



一个蹊跷的夜晚

事情过去的第三天，贝尔纳丹前来罗苹的寓所看望他。但是，他却被罗苹的用人——阿西尔拒之门外，不准他进去。

阿西尔说：“先生任何人都不见。”然后，他又小声地对他说：“不知道你哪里得罪先生了，他对您非常生气。”

“他的脚踝好点了吗？我只是想看一下他的病好了没有！”

“医生看过了，是扭伤，必须休息，不能多走动。他需要安静休息，知道了吗？”

贝尔纳丹还是不愿意离开，他说：“我只需要占用他一分钟，绝对不会多打扰他的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你过几日再来吧！要知道，谁也不敢违抗他，特别是在他生气的时候。放心吧，他只是生气，并没有怪罪你，过几天他自然就会见你了。”

话已至此，贝尔纳丹只好离开了。

此刻，罗苹正躺在一张椅子上，脚底下还垫着枕头。他正在等待一个人，一个老朋友——佩尔蒂埃！阿西尔回到房间时，罗苹问他说：